

— 世界之

窗

富裕给日本人带来的挑战

“愿你喜欢我”

谁诬陷了唐妮小姐

书摘：一个间谍的下场

1986

日本人带来的挑战

日本成了经济大国,日本人富了起来。然而富裕又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值得深思。

P.4

“愿你喜欢我”

——黑人女歌星黛安娜·罗斯的故事

美国贫民窟里飞出一只金凤凰,她的歌声代表着一个时代。

P.19

世界上几乎年年发生艺术珍品被盗案件,盗窃者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 请看P.116
伸向艺术珍品的黑手——形形色色的盗宝贼

日本名牌老店

经营秘诀

这些百年老店至今
依然生意兴隆,历久不衰
其秘密何在?

P.92

P.145

一个间谍的下场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在维也纳工作的苏联情报官员向西方国家出卖情报,最终落得身败名裂。

何,请看P.142

烹饪也有国际性的大赛,要知赛况如何,请看P.142

烹饪大赛

日本 透 视	富裕给日本人带来的挑战	《洛杉矶时报》	4
	日本妇女在探索新的婚姻关系	〔日〕《现代》	8
	儿子是怎样走上犯罪道路的 ——日本犯罪青少年家庭调查记	〔日〕《宝石》	12
	日本的城市·穷人·妇女	〔法〕《快报》	16
人 物	“愿你喜欢我” ——黑人女歌星黛安娜·罗斯的故事	〔美〕詹·哈斯金斯	19
	我的回忆 ——约旦国王侯赛因自述	〔沙特〕《麦吉莱》	28
	伊丽莎白王太后 一个创造者的梦	《今日法国》	33
	——动画片艺术大师迪斯尼	《法兰西时代》	36
	跻身于世界舞坛的童星	〔英〕《星期日泰晤士报杂志》	40
艺 林	受日本女学生欢迎的“阿卢菲”轻音乐队	〔日〕《朝日画报》	43
	伊莎贝拉·罗塞里尼一席谈	〔英〕《星期日泰晤士报杂志》	47
	马德里街头艺术家	〔西〕《改革十六》	50
体 育	围棋高手李昌镐的成长道路	〔日〕《棋道》	52
	夏琳·蒂尔蒙的堡垒 ——世界最佳足球前锋弗尔斯特	〔西德〕《著名的足球明星》	56
	能同寻常的突破 ——记第一个夺得奥运会金牌的非洲妇女	《洛杉矶时报》	61
	令人惊异的一步 ——记独腿登山女英雄萨拉·多尔蒂	〔美〕《人民》	65
	民航机上的食物中毒	〔印尼〕《精华》	68
旅 游 风 土	坐飞机旅行要注意什么?	〔科威特〕《阿拉伯人》	70
	色彩斑斓的西人岛	〔挪威〕《晚邮报》	73
校 园 生 活	美国学生家庭作业电话咨询服务	〔多米尼加〕《现代》	76

一九八六年第五期

经营术	名牌瑞士手表的幕后故事	〔美〕《幸福》	80
	西德零售业之王“阿尔迪” ——阿尔布雷希特兄弟俩的经营术	〔西德〕《明星》	86
	日本名牌老店经营秘诀	〔日〕《现代》	92
国际 警察	保卫总统 ——一名特工的内幕故事	〔美〕《人民》	98
	谁诬陷了唐妮小姐	《法兰西晚报》	101
	协助破案的面容复制术	《读者文摘》法文版	109
社会 侧影	疯狂的海地	《巴黎竞赛画报》	111
	伸向艺术珍品的黑手 ——形形色色的盗宝贼	〔英〕《星期日泰晤士报》	116
	从奥运会冠军到毒品走私犯 ——记一个举重运动员的堕落	〔西德〕《明星》	121
	关系网——法兰西的光荣还是公害?	〔法〕《玛丽·弗朗斯》	123
轶闻	他有三个姓	〔民主德国〕《新柏林画报》	127
婚家 姻庭	爱情——永恒主题的新特征	〔苏〕《旅伴》	132
	怎样才能找到意中人?	〔苏〕《旅伴》	136
生活 信息	发型与社会思潮	〔法〕《快报》	139
	奥林匹克烹饪大赛	《读者文摘》法文版	142
书摘	一个间谍的下场	〔美〕威廉·霍德	145
漫画	(78) (79)		
其他	是奇迹还是伟大的预见?(27) 天鹅之父(75) 斯堪的纳维亚旅馆的麻烦(85) 法国的“雨果年”(97) 电子手铐(108) “失业小姐”(126) 世界人口已达四十八亿(135) 电视点滴(141) 封三说明:久坐不累的袋椅(160)		
封面	运用先进技术修葺后的埃菲尔铁塔容光焕发	殷虹摄	

富裕给日本人带来的挑战

萨姆·詹姆森

曹明远译

一 十年前，当渡井孝明还在日本大学读书时，他想买二角钱一碗的面条当午饭也买不起。他现在还记得有位朋友曾送给他一件不合身的衬衫，尽管袖子太长了，可是他把袖口卷起来仍然穿着到处跑。

渡井是一位破了产的酱油店老板的第三个孩子。他很幸运，竟上了大学，因为当时日本的大学适龄青年中仅有百分之八能入大学。这些困难的岁月对渡井来说，到1965年已经结束了。那时他辞去了原先的工作，和他的四位朋友一道创办了一家市场调研公司。也就是从那个时期起，大多数日本人的经济状况开始有显著改善。

当时，这股冲激着整个日本奔向富裕的热潮，已给日本人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变化，一度被看作是珍贵奢侈品的东西，也变成了普遍必需品，人们在心理上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今天，这家由渡井和他的四位朋友合营的东京调研公司有七个分支机构，雇有二百零五名专职职员和五千二百名兼职调查采访员。1984年一年共做了一千万美元的生意。

不用说，渡井现在已用不着为他的下一顿饭的饭钱再担心了。他所担心的是他的公司能否在下一个十年里，以比现在多三倍的雇员来完

成比现在多二十倍的业务。

新的信心

渡井所具有的姿态和雄心现在已普及到整个日本社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这使日本产生了一种新的信心：日本可以找到它走向未来的道路，至少它可以继续被列在世界最富有活力的国家之林。跟在别人身后追赶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

美国的化妆品、瑞典的家具、法国的香水以及全世界的各式时装都可在日本的商店里买到。至于生活必需品，日本实际上已能生产它所需要的一切，甚至比其他国家所生产的更好更便宜。

某些日本评论家，其中包括《朝日新闻》总编松山由纪夫，批评这种看法未免有些傲慢，但其他人则认为这只不过反映了正当的自信和自豪罢了。虽然在提到“民族主义”时，在某些场合仍旧不得人心，但却没有一个人不因身为日本人而感到骄傲。

《朝日新闻》杂志的总编筑志哲也在最近说，他的读者常抱怨杂志刊登批评日本的文章。他把这称作是“民族主义反应”，还说在极左读者当中尤为强烈。这种情况在六十年代是极少见的，当时对日本和日本的传统所表现的任何自豪感，都会被看作是和名声扫地的军国主义无甚两样，屈辱和民族自卑感到处存在，其他心理上的变化也很明显。

新的气象

富裕给公众在举止行动上带来了礼仪，这在贫困时期是做不到的。1960年，成群结队的日本人象暴民一样。如果想买一张火车月票或地铁的月票，只有从人丛中拼命地挤，才能挤到售票窗口买票。今天就大不相同了。售票机备有充足的车票供应。日本人都彬彬有礼地排在不太长的队伍里等候买票。

东京在六十年代是当时世界上最肮脏的城市之一，今天已被列入最整洁的城市之一了。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设置了诸如烟灰缸、废物箱和厕所等这样一些基本公共设备，这些设备过去是不存在的。

在公路上刷上行车通道和在市内马路上用栏杆划开人行道以后，行车和行路秩序都有了巨大改善，司机都得将车行驶在行车道之内，改

变了过去那种狼奔豕突的行车态度，行人不再在公路上行走，给车子制造麻烦。

有的人说铺张浪费也已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举例来说，穿修补的旧鞋早已不入时宜了。据日本皮鞋商业新闻称，在六十年代期间，大约有半数的日本人修理他们的旧鞋，现在他们已不愿再去找此麻烦。

日本的一些商人以前都把他们的衣服藏着不穿，上下班则由公共汽车调地铁，再调火车，从不乘出租汽车，现在都不再节约了。他们大多都爱花很多钱购置一套豪华的打高尔夫球用具。每四个被雇人员中就有一人备有一套高尔夫球棍。



新的动向

日本的新气象甚至在厨房中也能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主妇除了只会做一些最起码的菜肴外，其他什么也不会。因此，全国各地有不少餐馆应运而兴，它们为家庭提供伙食，同时还传授烹调方法。这种餐馆已达一万家以上，每年销售额达十二亿美元。

按平均数字，日本人现在比美国人受到更好的教育。大多数日本人都都不很愿意干社会上的清洁工作。女帮佣儿已绝迹。服务质量在很多方面都已显著下降，要维修好原物保证可用，比另找其他代用品还要费钱。

许多家庭拥有现代化设备，加上出生率不断下降，使家庭主妇已能随意外出工作。1960年以来，在职的已婚妇女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一，到1984年，竟第一次超过了家庭主妇的人数。

还有更多的私人支配的时间用于各种各样的所谓“娱乐业”。虽说今天到海外旅游的日本游客人数已居世界前列，但在1964年之前出外旅行却是被禁止的，当时仅有十二万八千人外出，1984年到国外旅行

的日本人竟高达四百万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外出游玩。

新的担心

有些日本人的家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家用机械，物质上的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他们倒是在抱怨缺少精神生活，他们说这是随着物质生活富裕而来的一种损失。青少年犯罪案件与美国的比较起来还不算十分严重，但却在不断上升。课堂里所发生的多起暴力事件已经导致对教育进行改革。

“发展仅表现在物质方面，国家的精神面貌却落后了。”前首相福田赳夫曾这样抱怨说。他还说，“淡漠无情、不负责任以及生活原则只是为了图谋暂时的享乐已经出现……人们都只在考虑他们自己。”

定居在美国的日本作家茂利文子最近在华盛顿召开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发言说，“我每年都要去一次东京，每次去我总要对那里的豪华生活感到震惊。”原因之一是繁荣工商业和充实国力早在个人富裕之前就在日本实现了，这是作为一项政策实现的。另一个原因是很多日本人把他们的富裕仍看作是不会长久的，很可能不久便会消失。举个例子，1983年日本所建造的房屋近三分之二都是木结构而不是钢骨水泥结构。从传统看来，由于受台风和地震的威胁，日本人从不指望他们的房屋能保持二十年以上。甚至在今天，他们还不愿在这上面花费过多。生命转瞬即逝的观念乃是日本人性格的一部分，日本有句古语说：“月怕乌云花怕风。”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美）《洛杉矶时报》1985年2月26日）

插图 钱逸敏





日本妇女在探索新的婚姻关系

〔日〕镰田慧

张国平译

“我 有一次患感冒躺在床上，高烧近四十度。下班回家的丈夫来到床边，叉着腿说：‘晚饭怎么办？’

“‘我什么都不想吃。’我回答说。

“‘是我的饭！’丈夫发火了。

“这时，我躺在被窝里不由地想起了童年的一件事。每逢家里的女佣人生病躺倒了，我就感到可恨，因为这么一来自己的计划被打乱了。这件事作为惭愧的回忆一直留在我心里。”山本叶子在

接受采访的时候向我讲述了这件事。事情发生的那天，丈夫看见妻子躺着，说话就带刺了，根本谈不上什么体贴之情，倒是首先担心自己的晚饭。妻子在丈夫的眼里只不过和那女佣人一样。

丈夫为中心的家庭

山本叶子是在二十二岁时结婚的，丈夫比她大十岁。当时，山本叶子刚从一所名牌女子大学毕业，作为青年学者的他，不断地给叶子寄去了一封封火一般热情的求爱信。不久，他们就结合了。

但是，结婚后，丈夫的态度一下子变了。“把皮鞋擦好！把衣服熨好！”口气完全是命令式的。这使叶子产生了一种屈辱感。丈夫还爱发脾气，动不动就破口大骂。

不久，叶子怀孕了。她原以为有了孩子夫妻关系会亲密起来，

可是丈夫和她反而更疏远了。

儿子三岁时，叶子又生了一个女儿。丈夫常常自己一个人出门，可一回到家见叶子不在就不满意，说什么：“你应该趁我不在家时去买东西！”丈夫有时深夜也带客人来家，叶子也从不嫌烦，照样款待。每天吃晚饭时，丈夫喝着酒大声地谈笑，她也只得在一旁应酬。家中由丈夫一人说了算。身为大学教授的丈夫，事业上飞黄腾达，生活上自由自在，但对妻子的追求、兴趣却不理解，也不想去理解。

叶子苦笑着说：“我总是看着丈夫的脸色战战兢兢地过日子。他不在，我就感到松了一口气。”叶子的脸上还依稀可见年轻时眉清目秀的容貌。在五十多岁的女性中，叶子的身材可算是修长的，她还有着大学教授夫人的高雅风度和绰约姿态，说话清晰，但她的笑脸决不是明朗的。

虽说叶子在丈夫的朋友、学生中，作为贤妻良母的声誉很高，但那只不过是外表罢了。连丈夫在内，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她的内心深处。

精神离婚

叶子还向我谈起了她决心

“精神离婚”的事，她说：“我获得自由还只是最近的事，就是从我心里发誓要‘精神离婚’时开始的。”

“起因是什么？”我问。

“因为丈夫总是践踏我的个性。”她停顿了一会，沉入了对往事的回忆。

年轻时生病躺倒不能做饭而遭责备，成了她心灵上最初的伤痕。她说，女性往往对一瞬间的感情上的创伤记得很牢。

于是她暗自决定在精神上和丈夫断绝关系，并且等孩子们成人后就一个人独立生活。决心已定，叶子开始学习装饰。每天丈夫外出时，她就在家里学。不久，名声传了出去，有人前来拜师学艺，于是她在家里办起了装饰学习班。有时丈夫不上班呆在家里，要她放弃上课，她就哭着抵抗，决不妥协。几次顶撞之后，丈夫也只好让步了，对妻子的态度也比以前温和了，也开始尊重妻子的意见了。

叶子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丈夫又是大学教授，在别人眼里，她是一位值得羡慕的幸福的家庭主妇。但叶子丝毫不满意，她说，象她那样的生活方式居然被许多人所憧憬，真叫人哭笑不得。

叶子从未在外寻欢觅乐过，仅有过在精神上给她安慰的人，那人没有提出那样的要求，所以什么事也没发生就结束了。如果他提出来的话，或许叶子会答应的。在叶子的亲密的女友中，有三个人在和丈夫以外的男人交往。叶子说：“有些事简直使人不敢相信。丈夫越是专制，妻子就越是想追求丈夫以外的男子。”叶子这样说着，似乎在恢复心中的平静。在她的笑脸上，难免还留有一丝寂寞的神情。“怎样的家庭才算圆满呢？我也不清楚，什么‘幸福的家庭主妇’是根本不存在的。”

听了叶子的叙述，我感到目前日本社会的家庭问题很难暴露出来。对妻子来说，似乎丈夫不是酒鬼、赌徒，也不动手打人，就应该克制自己的不满。但实际上，周围的人对妻子心底的不满是无法理解的。譬如，有些丈夫晚上外出从不带钥匙，不管多晚回来，总是把妻子吵醒。对叶子来说，最大的不满是上进心得不到承认。丈夫虽是教授但对妻子的上进心却漠不关心。三十多年来，叶子一直扮演看“贤妻”的角色。

自我意识第一的妻子

我采访的第二个对象是四十

八岁的家庭主妇门野晴子。

1984年10月，门野晴子的女儿高中毕业，找到了职业。这时候她决心和丈夫离婚。

门野晴子梳着短发，下身穿一条皮紧身裤。她是东京浅草人，口齿伶俐，生性活泼。女儿一就业，就意味着今后她将与比她大五岁的丈夫开始过平平淡淡的家庭生活了。离婚似乎是为了改变这种境况。她对丈夫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不满，他是极其普通的薪水阶层的一员，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可是，她从三十五六岁起，就开始向往独立生活，并决心从“贤妻良母”中逐渐摆脱出来。

晴子是二十三岁那年结婚的。丈夫是晴子从男朋友中挑选出来的一位温厚的男性。婚后，晴子随丈夫工作的调动，去了岐阜县，在那里，晴子和一位比她大很多岁的教师过从甚密。后来又随丈夫的工作调动离开岐阜县到了东京。到东京后，晴子和老教师的关系进一步加深，两人坐新干线频繁往来，三天写一封信。这件事终于被她丈夫察觉了。但晴子仍强硬地责问丈夫说：“你给予我生活的意义了吗？和女友们相会同和男友们相会不是一回事吗？你如果觉得讨厌，那就离婚吧。”

现在，晴子住在东京郊区的一个小屋子里，她已和丈夫离了婚。晴子说：“是我逼他在离婚协议书上盖章的。”

探索新的婚姻关系

以让妇女畅所欲言为宗旨的杂志《妻子》，在第一百九十六期举办了一个题为“婚姻生活”的征文特辑，登载了许多已婚妇女的来稿。其中有一位三十多岁的主妇在题为《人生的爱》的文章中写道：

“结婚至今，我时常感到郁闷，叹息夫妻之间不能相互尊敬。但是因为有了两个孩子也就无法后退了，只得挑着这副担子走下去。十多年过去了，我环视房内，尽是一些散发着丈夫、孩子们气息的东西。我独自思索：难道这样下去就是我的人生吗？一想到这些，哪怕是干自己最喜欢的事，也心不在焉，总感到十分空虚。”

就在那时，这位妇女在工作中结识了一个单身青年。她在文

章结束时这样写道：

“我总想有一天要解除现在的婚姻，但这并不意味着同那个单身青年结婚。首先我要牢固确立自己的婚姻观。如果和他对事物的看法不能取得一致的话，再亲密的关系也会崩溃。”

这位妇女离婚后的理想，似乎是想建立一种分居式的、但又互相往来的非正式婚姻关系。可这一理想能否实现，她自己也不明白。

现在，许多妻子的呻吟还没有传到丈夫们的耳朵里，一般的男人们热衷于工作而不太关心妻子。妻子们外出做临时工，在那里和男人结识，产生暧昧关系，然后闹离婚，或被男人抛弃等等，这些已不是什么稀罕的事了。女性正在试图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男子的生活方式也应该改变了。

（（日）《现代》，1986年第2期）



儿子是怎样 走上犯罪道路的

——日本犯罪青少年家庭调查记

〔日〕横川和夫

曹庆强译

飞车党、逃学、家庭暴力、校内暴力……中学生的违法事件接连不断。高速增长以及通过低增长获取高额利润的效率主义和管理主义，不仅侵蚀了企业，还侵蚀了家庭，把人们逼入了绝境。

被现代企业吞噬的父亲

就象在一个质量管理严格的工厂里，不合格的产品被传送带弹出一旁，现代社会总是竭力想把那些成绩低劣者、不合群的孤独者和引人注目者等所谓的异端分子拒之门外。不满现状的中学生倒是不是想通过校内暴力、欺侮、虐待等方式来发泄自己的不满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共同社社会部教育采访组以1983年

2月发生在横滨的少年袭击流浪者事件为开端，进行了社会调查。为了搜集材料，我们连续对多名中学生以及他们的家庭和学校的状况作了调查。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发现那些中学生的实质上和生养他们的父母自身生活方式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在采访中见到的那些父亲，从外表上看都是很严肃的，很难想象他们身边都有一个犯法的孩子。这些做父亲的都是一些完全被企业吞噬了的可怜人。现代社会由于大量采用了电子计算机，企业的管理变得更加严格，在这样的环境中越是拼命地工作，就越会发现人性已被夺去。他们的家庭竟是一个毫无生气、毫无

光彩的“父亲沙漠”的家庭。

横滨事件

横滨事件发生在1983年2月，十名少年学生用石块把贫困弱小的流浪者活活砸死，而这十名少年被捕前在学校里一直是受别人欺侮的。为了发泄受人欺侮的怨恨，他们竟向比自己更为软弱的流浪者发动了进攻。

为了弄清这十名少年为什么要杀死流浪者，我们一家一家地进行了采访，但都遭到了他们父母的拒绝。值得庆幸的是，其中有一家在我们第三次上门采访时总算打开大门把我们让了进去。这家的主人今年五十一岁，是十五岁的少年犯洋一的父亲。洋一家住在一幢旧式木建筑公寓的二楼，有两间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室内充满了线香味，佛坛整饰一新，坛上竖着一块牌子，主人说这是为那位被洋一他们打死的流浪者而设的。

洋一被逮捕后，他母亲两次想从二楼跳下去。他父亲也写好了遗书，打算杀了妻子以后自杀。洋一是他们的独生子，染了一头黄发，一身时髦装束，每晚都在自己的房间里把立体音响开得震天响，和朋友喧闹到深夜。当邻居前

来提意见时，洋一总是蛮横无理地骂人家是臭婆娘。

身材瘦小的主人和他的儿子完全相反，一头整洁的黑发，戴着一副眼镜。他带着悔恨的心情说道：“因为战争，我只上到小学，现在的孩子们真幸福，小学、中学都实行义务教育。我父亲和两个哥哥都在战争中丧生了。战后那段时间，为了糊口我什么活都干，三十多岁那会儿还在一家中国饭馆打过杂。”洋一的父亲在一次事故中受了伤，在家里休息了一个月。一家人的生活发生了困难。为了生活，洋一的母亲就去一家饭馆做工。

洋一的母亲最初去小饭馆帮工时，每晚回家都要对丈夫说一声：“对不起。”可后来情况渐渐地发生了变化。回家时常常是满口酒气。丈夫问她为什么总是很晚回家，她总是很不耐烦地回一句：“在外工作赚钱的是我。”不久，妻子提出离婚。做丈夫的知道妻子有了外遇，已无可挽回了，就在离婚协议书上盖了章。

离婚的家庭

离婚以后，1980年10月，洋一的母亲带着当时正读中学一年级的洋一搬到了静冈县B市。到

了B市以后，洋一开始逃学。三个月后的一天，洋一从母亲的家逃回到父亲的家。从那天起，父子俩就开始一起生活了。

父亲成日忙于工作，洋一在游乐场里结识了一帮不读书的少年伙伴，终日东游西荡。父亲看到儿子已经走上歧途，于是只得请求已经离婚的妻子回来。一直在旁边默不作声听我和男主人谈话的洋一的母亲，这时开始低语道：“丈夫工伤在家休息时，我把两个月的工资全部花到赛马场上去了。最后，不得不靠借钱来维持家庭日常开销。我向一个经常来小饭馆吃饭的男人借了近一百万块钱。慢慢地我们两人产生了私情。有一次他拿出借据要我和他一起私奔。我想：与其和吃闲饭的丈夫在一起，还不如和他一起出走的好。他有钱，能把洋一送进高中、大学读书啊。现在想起来，我是错了。再怎么穷，只要三人同心协力，同甘共苦，这对洋一来说就是一种幸福。”为了把孩子送进大学，在两个男子的天平秤面前，做母亲的为了金钱和孩子的前途，最后扔下了自己的丈夫和别的男人离去。这难道是她的真心吗？女主人用手帕擦拭着泪水。

在最初的采访时，我们曾相

信了男主人的话，所以在报道中写道：是学历社会的弊病侵蚀了这个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的贫困家庭。可是不久，在采访了警方和法院之后，我才发现，洋一的变坏在很大程度上是和母亲有情夫这事有密切关系。事实上，洋一母亲早在没有外出帮工之前就已有情夫。实际上，孩子的眼光是尖锐的，洋一早已观察到父亲的苦恼，看穿了父亲的矛盾心情。他曾想和可怜的父亲交流内心的世界，然而，父亲却没有任何反应。父母亲之间的纠葛，无疑又夺去了洋一精神上的支柱，导致洋一开始自暴自弃，很自然地和一些同病相怜的少年组成了一个犯罪小集团。

另一种家庭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另一种类型的父亲，他们热爱自己家人，夫妻关系也很好，小泽安雄就是其中的一个。小泽安雄今年五十二岁，妻子四十七岁，女儿二十三岁，在幼儿园工作，儿子安彦十七岁，在读高中，家中还有一位七十岁的老祖母。小泽安雄在东京都一家工业用树脂制品经营公司工作了三十年，现任该公司常务董事。早在十几年前，小泽安

雄就在千叶县购置了一套住宅，一家五口和睦相处，儿子安彦也考进了一所名牌私立高中，一切都显得称心如意。但好景不常，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打乱了一家人的生活节奏。那是在安彦刚刚升入高中二年级不久的一天，他在学校附近的茶馆和朋友一起抽烟，被其他同学看到后报告了校方，为此他受到了“在家反省”的处分。因为是名牌学校，校方对违反校规的学生的处罚是很严厉的，作为解除“在家反省”的交换条件，校方提出安彦必须把长发剪成光头，对此安彦拒绝接受，并用菜刀砍伤了敦促他去学校的父亲。第二天，安彦就加入了“飞车党”，从此，他再也不去学校了。每天下午三时左右起床，在火车站前面的餐厅与同伙碰面，深夜时分，一伙人驾着摩托车在交通干线上横冲直撞，还同女学生一起鬼混。

父亲的职责

我们和安彦本人见面已是一年以后的事了。一见面，安彦就对我们说：“看到父亲那暮气沉沉的样子，我就不想去做公司职员，当然父亲拼命工作养活我们一家人，这确实了不起。但是在家

父亲如果能更随便些，更坦诚些，和我们在一起开开玩笑，多些人情味，象真正的父子、夫妻那样幸福美满地生活就好了。然而，我们家中缺乏这样的气氛。”安彦说，他父亲每星期的生活就象国铁列车运行时间表那样准确无误。中午前起床，吃好午饭拿出衬衫和手帕熨烫一下，然后从电视机柜下抽出一周的报纸，一张张叠好送到废纸店卖掉。回到家后看电视转播的高尔夫球赛。晚上吃罢晚饭后就躺在榻榻米上小憩片刻，到十一点半起来看一会儿电视新闻，然后入睡。

安彦的父亲小泽安雄，在三十年的职员生涯中，不知从何时开始连看问题的方法都受到企业理论的支配。缺少作为一个正常人应有的感情和思考能力。在家庭中安彦期待着自己的父亲多一些人情味，多一些作为普通人所应该具备的东西。与此相反，企业则竭力要求职员牺牲掉人的本性，去追求高额利润。

“做父亲就要拼命地工作、赚钱。”这种所谓的父亲理论对孩子们已经不适用了。现在我们应该把孩子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来看待，正视他们的要求。

（〔日〕《宝石》1986年第3期）

日本的城市

· 穷人

· 妇女

夏新根译



日本的城市一个个仿佛都是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人们常常抱怨：那里的地铁总是挤得满满的、交通缓慢、噪音太大，给人以一种混乱不堪的感觉。然而，如果我们象日本人一样，从某个角度去看待城市，就会发现，它们也有不少迷人之处。

迷人的城市

白天，城市里充满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夜晚，千万支霓虹灯招牌和彩灯招牌放射出绚丽多彩的光芒。在许多城市的街道两旁，有很多乡土风味的小吃店、咖啡馆、饭厅、酒吧、蒸气浴室和各种游乐场。从那里不时传出嘹亮的吆喝声，路过这里的行人会情不自禁地迈步进去。当你一走进店

门，就会听到售货员亲切的招呼声：“欢迎您光临！”由于市政建设的主题思想是方便行人来往，因此，除了几条通达四方的主要干道供汽车行驶外，街区里的道路大多是人行道和自行车道，人们称之为“家庭花园”。孩子们在路上玩耍，邻居们拉拉家常，流动商贩们的录音机里放着广告，出售晒衬衣的竹竿、牛奶鸡蛋烘饼。傍晚，居民们拖着木屐去公共浴室洗澡。尽管每家都有浴室，但是，许多人还是喜欢去公共浴室。因为人们在那里可以交谈闲聊。深夜，还有小商贩推着小车叫卖烂糊面、小鱼丸等。

日本人在城市建筑上很会别出心裁，他们设计了各种各样形态的建筑群。有些经商的建筑老